

马上评

# “舌尖2”故事冲淡美食

□ 孙佳音

“这是剧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无论他们的脚步如何匆忙，不管聚散和悲欢，来得有多么不由自主，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千呼万唤始出来，《舌尖上的中国2》终于在昨天晚上华丽亮相。只是，首集片尾字幕升起的时候，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虽然镜头两分钟一换，虽然酥油蜜、乐山豆花、陕西臊子面、清炖跳跳鱼、山东大煎饼、鱼酱炖稻花鱼的截图填满了微信朋友圈

圈，活色生香的食物依旧频密更替。但我却依稀看出编导更渴望讲述人的故事，分享人的情感，比如养蜂人谭光树夫妇一顶帐篷、一碗豆花，生活颠沛却夫妻情比金坚；比如跟难得回家的爸妈，吃饭的留守儿童李建英最后在窗台边难过地流泪；比如为了女儿爱吃的跳跳鱼苦学钓鱼绝技的杨世鲁在镜头里憨厚而骄傲地笑。

还是有很多观众为这些细碎的片段感动，甚至看到了自己命运的流转。但我依旧忍不住想说，从第一集的观感来看，食物太多太碎太细密，故事却稍稍杂糅平淡。

“舌尖2”似乎从追求“不是纯粹的美食纪录片”，演变成为了一部“中国人的情感大戏”，只是心急了些，生硬了些。

或许是因为第一季那些承载美食的温情故事打动了观众，赚得了口碑，还有收视率。这一季编导更加倚重故事，倚重厚重的人文，但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刻意制造美食背后的感动往往容易忽略美食本身，虽还不至于“本末倒置”，但的确让“舌尖”再没有时间和篇幅一一详尽叙述食材起源，精心拍摄烹饪过程。在一帧帧质朴的笑容里，反而疏离了美食最本真的光彩。

就好像那些被催泪故事和明星导师绑架的综艺节目，有了噱头有了收视，却叫观众很难记住表演本身；就好像那些被真假绯闻和剧组矛盾包装的电影宣传，得了关注得了票房，却最终难掩片子自身的种种缺陷。收视和票房，或者口碑和奖项，固然是一种肯定，但若过分倚重过往的成功经验，甚至刻意加大复制“成功基因”，最终很可能因噎废食，至少也是“不进则退”。若可能，盼望“舌尖3”能返璞归真。

纯粹的，才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有些事，一刻意，反而就变了味。



李连杰

## 差点扮演“三毛”

问：你主演的《少林寺》成了经典，这是你“触电”的开始吗？

李连杰：1973年，李小龙刚去世不久，香港很有名的演艺名人傅奇、石慧夫妇就问我，长大要不要拍电影？每天都问。我那时11岁，还以为这是在说笑。第一部给我写的戏是动作版的《三毛流浪记》，虽然后来没拍成，但却是我首次与电影结缘。5年后，我16岁，由于身高不足1.70米，不适合当演员，我的电影梦破灭了。感谢《少林寺》导演张鑫炎，从此我从武术转向了电影。

# 我会永远伸出『两只手』

本报记者对话李连杰

## 《舌尖上的中国2》昨晚播出首集 “口水与泪水”齐飞

本报讯（驻京记者 陶禹舟）“大晚上看‘舌尖’，简直就是受虐，忍不住‘舔屏幕’了！”时隔两年，吃货们翘首企盼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昨晚正式开播，守候在电视机前的“舌尖”粉丝们，一如既往地“边看边流口水”。

酥油蜂蜜、烟熏腊肉、乐山嫩豆花、蓝田裤带面、清炖跳跳鱼……短短50分钟里，首集《脚步》展示了几十种关于“路上”的味道。一时间，微博、朋友圈有关“舌尖”的讨论沸

腾，还有观众边看边打开淘宝网购买片中食材，“看到一半，就忍不住下单买了200多块的吃的。”

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更注重讲述人物故事，相濡以沫的养蜂夫

妻，为女儿学抓鱼的父亲，想念亲人的留守儿童……不少观众表示，《脚步》这一集让人看得眼泪直流，“人文气息更浓，美食里，忽然有了情感。”网友“黄小维”说。

但也有观众认为故事过多，冲淡了对美食的呈现。“作为一个吃货，真心觉得没第一季好看。”网友“viling”说。还有网友吐槽广告插播过于粗暴，“太让人出戏！”

## 千年古音在耳畔响起 “民族乐剧”《印象·国乐》将上演

本报讯（记者 朱光）你可知道琵琶有几根弦？新创“民族乐剧”——敦煌之夜《印象·国乐》的导演王潮歌，昨天在文化广场的发布会上抛出的问题折射出人们其实对民族传统音乐知之甚少。为此，中央民族乐团委托上海民乐一厂，复原、再造敦煌壁画上失传的神奇的乐器并确保其能发声，最终邀请到各路名家，弹拨开千年尘封的古

音，以戏剧演出的方式再现乐器的传奇。这台演出将于26、27日上演。

这批古韵悠长的仿古乐器共61款80余件，箜篌、花瓣二胡、凤首阮、莲花琴、瑟、葫芦琴、雷公鼓、五弦琵琶等吹、拉、弹、打类别的仿敦煌壁画乐器，将在变幻多姿的中国水墨画中展示，让观众穿越到遥远的古代。



演员在演奏敦煌壁画乐器雷公鼓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 片羽柔舞 相映成趣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文广影视集团联合出品的舞剧《朱鹮》，昨晚由上海歌舞团在东方艺术中心歌剧院试演。满台优雅群舞，塑造了与人类和睦相处的美丽珍稀群像，也引起了观众对保护自然、守望美好家园的思索。

■ 昨晚《朱鹮》试演一场景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朱鹮是国际珍稀保护鸟类，自古被人们视为“吉祥之鸟”。但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朱鹮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濒临绝迹。随着近年在陕西洋县发现7只野生朱鹮，“吉祥之鸟”重新回归人类视野，经中日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朱鹮出现繁衍复苏的趋势。这部由佟睿睿编导、郭思达作曲、罗怀臻编剧的大型原创舞剧，上篇为对朱鹮与人类和睦相处进行了唯美描写。水墨般的写意场景营造散淡的生活氛围，远古村民竞逐于山野，与朱鹮同舞。“吉祥之鸟”列队行来，颌首抬脚，款款舞姿别有典雅风情。创作者发挥想象力，塑造了一对鸟的朦胧相爱，王佳俊与朱洁静两位演员的双人舞，若即若离，极为细腻。那一片似信物的羽毛，被寄予了浪漫的约定，袅袅飘在空中，与朱鹮的柔婉群舞相映成趣。

下篇的舞台黑白相间，影影绰绰中看到神情严肃的人群跳起了动作机械的现代舞，那一片命运跌宕的羽毛被一只只手急速甩掉，孤独地游荡在无边无际的空气里。在工厂林立的地球上，朱鹮已失去了踪迹，只能留在人们的梦里。那位与鸟相爱的年轻人，也在无助的寻找和无尽的思念中渐渐须发花白。而孩子们只能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根据想象尽情模仿朱鹮的美丽姿态。也许，七鸟的翩翩舞姿被喻为朱鹮被找到的现实，浪漫的想法又让满台朱鹮踏着音乐向观众款款行来。显然，《朱鹮》虽名为舞剧，但抒情性远强于戏剧性，如诗如画的舞蹈，既有交响芭蕾的场面，也有民族舞的细腻多情。昨天下午，演出方和运营方还举行了今年10月赴日推广公演、明年到日本30多个城市巡演的签约仪式。

本报记者 杨建国

## 重在战胜自己

问：你扮演了这么多大侠，这些角色是否也影响了你的人生、观念？

李连杰：不会。动作电影都是很简单的阴阳对立，电影所描述的大部分都是很简单的人性，自己认为站在正义的一面，把非正义的干掉。但在《霍元甲》中，我讲出了自己的心态，人生中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内心！我为什么那時候说《霍元甲》是最后一部电影？因为把话都说完了，以暴制暴不是唯一的方法。你可以用暴力去征服别人的肉体，但征服不了对手的心。

## 没想退出影坛

问：听说你因拍武打片而伤痕累累，并有三级残疾证，一度曾想退出演艺圈？

李连杰：没有。你不可能吃棉花糖、睡沙发床，还做动作巨星。职业病是必然的，你不能想得到这个结果却不付出，这是不可能的。

## 拍片只是爱好

问：你现在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演艺还是慈善？

李连杰：电影是我的业余爱好。做慈善也不是什么事都自己去。我认为没有个人痕迹才是可持续的。谁是老板？谁是创始人？这不重要，没有李连杰，壹基金依然会成功。我学不了雷锋，也做不了雷锋，但我们做的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

那些“出彩”的选手，应该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我永远都伸出“两只手”，一只手为自己，为你的家人、妻儿老小努力创造财富；另外一只手，有时间就去帮助一下社会。

首席记者 俞亮鑫